

# 1

## 惊人的闯关游戏

灰色的训练上衣已经被汗水浸透，湿答答的，粘在身上很难受。特里双手握着一件多枪管的武器，手心全是汗。

“白痴！”他无疑是在骂自己，“我怎么会同意参加这项游戏？”

此时，特里身处一个让他感到无处遁形的通道里：墙壁是一整面光亮而没有接缝的铝合金板，地上铺设的是金属制成的网格板。在他鞋底下面大约一米深的地方，咕噜咕噜地流淌着一种黄色的液体，

上面不停地冒着气泡，同时升起一缕缕稀薄的轻烟，那气味像臭鸡蛋一样难闻。

天花板全是玻璃，足有一厘米厚。玻璃后面的氖光灯管发出阴森幽暗的光线，使通道倍添恐怖的氛围。

特里艰难地呼吸着，把武器抱在胸前，目光紧紧地锁定在通道的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向左的急转弯。特里听到弯道的后面每隔几秒钟就会传来一阵让人心慌的嘶嘶声，就好像有人在排放蒸汽。

谁在那儿呢？这家伙为什么不露面？

难道那里根本就没有人，只是一台机器而已？

此时此刻，特里觉得在这个通道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一切最糟糕的噩梦都有可能变为现实。

“我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项世界上最危险的游戏呢？难道我真的是一个白痴吗？”特里反复、轻声地咒骂自己，拉闸门

一直敞开着，我现在能从那里……”

想着想着，他不禁全身一阵战栗，先是双腿，然后是胸口，最后连双臂也颤抖起来。

事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。他现在根本连一步都不能继续往前走了，他不敢，他已经失去了勇气，尽管他一直都在给自己鼓劲。

他担心会遭到新一轮的袭击。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遭受过足够的痛苦了。

特里此时已经到达另一条通道的起点。他想找一条捷径逃出去，不过这里如他所预料的那样，并不是什么安全出口。周围的墙壁像镜子一样光滑，要想从某一个部位穿过去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

从他站着的地方到他几分钟前穿过的拉闸门，大约有五米的距离。

难道真的只有几分钟吗？他几乎不能相信。这几分钟对他来说就像过了好

几年！

突然，拉闸门旁边的地上，一部分网格板发出了短促而清脆的格格声，还没等特里反应过来，它们便分崩离析，纷纷坠落到下面的黄色液体中，随着一阵刺耳的吱吱声，这些金属在瞬间就像白糖似的熔融了。这黄色的液体原本就是一种腐蚀性很强的酸。

又有一部分网格板开始崩裂，掉到强酸之中；然后又是一部分……地面上的空洞越来越大，而且正渐渐地朝他这边蔓延过来。现在，特里已根本不可能退回到拉闸门外刚才进来的通道了。为了不让自己掉进强酸里，他只能朝前走。

他站过的地方转瞬之间就被空洞占领了。眼看着网格板一点一点地崩裂往下掉，特里别无选择，只有继续前进。身后那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听起来简直恐怖极了！

特里每靠近走道拐弯处一米，他心中

的害怕程度就会增长一倍。转弯过后又会有什么在等着他呢？根据他到目前为止在通道里的经历，特里必须做最坏的打算。

地面上的网格板消失得越来越快，直追特里，他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。这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逐吗？

特里终于被逼到了拐角处，他的眼睛由于恐惧而瞪得浑圆，因为他听到前方传来了吱吱的声音。

他两眼直瞪瞪地注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只瞧见一团雾气，一团浓密的、潮湿的、浅蓝色的雾气。尖利的吱吱声变得越来越刺耳，这表明那东西正在渐渐地向他靠近。

这时，两束细长的红光穿透雾气，向他直射过来。特里想往后躲，可是脚下的地面已经变形，网格板在向下翻转，只有往前跳才能越过酸槽，免于一死。

特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双臂和双

腿并用，在地上匍匐着前进。网格板上的小孔大小刚好够他用手指扣住。

红色光束不停地来回扫射着，已经照到他身上了！特里的惊恐在升级。他抬起头，试图辨别光束来自何方。

雾气渐渐消散，一个巨大的人影随之显现。原来红色光束是从他的眼睛里射出来的！看来，这家伙一直在用这对光束寻找特里。

特里蜷伏在地面上，缩着脖子，准备再一次承受痛苦和恐惧。

这个家伙每做一个动作，身上都会发出格格声或嗡嗡声。这种声音把特里刚刚恢复过来的一点勇气消磨得一干二净。

“我是人，但和你不同，我是机器人！”人影的头部突然发出声音，“我不否认和机器有关系，但是我比机器更强大。”

特里聚集起身上仅剩的所有力气，飞快地跃起，像格斗士似的大叫一声，朝机



器人冲去。

机器人长得虎背熊腰，全身都是由金属铸成的。可是，它居然没有考虑攻击特里，只是很笨拙地举起手臂，并朝后面退了一步。

特里拉扯着机器人的头盔和脑袋，尽量不去看那双射出红光的眼睛。

机器人的脑袋从身上脱开了。随着一声可怕的类似电缆崩断的声音，这脑袋从机器人的躯体上完全脱落了。

特里像遭电击般地呆立在那里，但是他没过多久便大声地喊了出来。叫喊声响彻长长的通道，再经过墙壁的反射，回声重叠在一起，听上去好像有二十个甚至更多的人在同时吼叫。

特里经历的这一切，已经远远超出他的神经所能承受的限度。虽然他一直在努力抗争，但终于还是昏了过去。

# 2

## 探访特里

外祖父的那辆绿色奔驰汽车开始减速，缓缓地驶入林哈德先生家的庄园，停在主楼前。这里看上去极其豪华。

开车的是一位戴着蓝色便帽、蓄着海象式胡须的瘦高个。我坐在后排座位上。我的爱犬“鬼怪”伸着脖子，一脸严肃地蹲坐在我的身旁。“鬼怪”名叫沃尔夫，是条纯种的德国狼狗。由于它绝顶聪明，所以又常常被我和外祖父称为“鬼怪”。

“嗨，伙计，多留心我们将要看到的东

西。”下车前我对“鬼怪”说。

只一会儿工夫，“鬼怪”的严肃劲儿就过去了。它用铜红色的眼睛朝我看看，还用粗糙、干涩的舌头舔舔我的脸。

“不要闹了！”我移开了脸。说实话，我不太愿意闻到从“鬼怪”嘴里冒出来的那股气息。

“鬼怪”朝我兴奋地叫了几声，看来它对有新的秘密任务感到十分高兴。我当然也是。能够把令人头昏脑涨的数学作业暂时搁置一边，对我来说简直是世界上最愉快不过的事情了。

新司机名叫吉尔贝特，他才为我外祖父工作了两个星期。他好像具有黄鼠狼的特性，总是那么匆匆忙忙，总是不停地做动作，总是显得很灵巧，而且始终有点过分的恭顺。

停车后，虽然这并不十分必要，但吉尔贝特依然是立刻从轿车里跳出来，帮我打

开车门。他开车门的时候还向前弯了弯腰，好像我是英国的王太后。

“请您不要这样。’我有点不好意思。

吉尔贝特无奈地耸耸肩膀，意思是他肯定不会改变自己的习惯做法。

林哈德一家住在郊外一幢漂亮的别墅里。别墅深灰色的屋顶看上去有点像一只大乌龟，正门上方突出的屋檐则像由于好奇而伸出来的乌龟头。

像往常一样，我跟在“鬼怪”的后面，慢慢地朝大门走去。“鬼怪”一边走一边嗅，把空气吸入它那嗅觉灵敏的鼻孔中。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嗅出任何不正常的气味。

我还没来得及按门铃，大门已经从里面打开了。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灰发男子。他穿着一件深色上装；由于睡眠不足，他的眼窝周围有很深的黑眼圈。

“是马克·梅耶-加格图斯吗？”他与其



说是在问，倒不如说是在确认。

我点点头表示肯定。他立刻朝我伸过手来说：“我是蒂诺·林哈德。很久以前我就认识您的外祖父了，所以我一有事，马上就想到要向他求助。”

近来大家越来越多地用“您”来称呼我，逐渐让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。这种感觉很好。

“我太太已经在客厅里准备好茶水。”

我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喝杯茶 您乐意吗？”

“ 呃……您有没有准备可乐？”我老老实实地问道。

“当然！”林哈德先生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；你瞧 我总是忘记你并不比我们的特里大。”

哈哈！我的可乐癖好使我露了馅，刚才他还用‘您’称呼我来着。我一下子感到自己小了十岁，甚至有了退回到幼儿园里的感觉。

客厅的色调以浅黄色和金色为基调。一盏枝形的水晶吊灯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。若干个有软垫的沙发构成一组宽大的座椅，那些沙发每只都像床一样大小。

林哈德夫人深深地陷在其中一只沙发里。她神情呆滞，看上去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，就好像陶瓷玩偶似的一击就会破碎。她的眼睛已经哭得红肿，当她把手递给我时，她的手也在微微地颤抖。

遇到这种场合，我总是感到自己特别笨拙。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她。在我来之前，外祖父已经告诉过我林哈德家的儿子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但是详细情况他也不清楚。

我们互相问候过之后，我基本上已经确定，这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。

林哈德先生拿着一瓶可乐和一只玻璃杯返回客厅，把它们放到我面前。林哈德夫人动手为自己和她丈夫倒茶。我注意到她在倒的时候泼了一些茶水出来，因为她颤抖的手无法平稳地握住那只鼓腹茶壶。

林哈德先生坐定后，就一直默不作声地用茶匙在杯中来回地搅动。看来他觉得这事有些难以启齿。

沃尔夫躺在大沙发旁边的地上，一会儿摇摇尾巴，一会儿打打哈欠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这种场面对我而言多少显得有点尴尬。我也许应该说点什么，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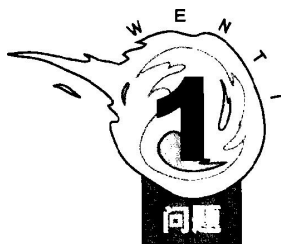
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于是我只好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着可乐，顾自己观赏着玻璃杯中冒起的二氧化碳气泡。当然，我也没有忘记把富丽堂皇的客厅偷偷地扫视一遍。看来林哈德家很有钱。外祖父曾经告诉过我，林哈德先生拥有一家大型企业，专门生产首饰行业中需求量很大的人造水晶。

老实说，我从来不曾想到，人们可以用这些闪闪发光的小石子制成如此多的假水晶。

客厅还一直笼罩在令人感到压抑的寂静之中，没有人说话，只能偶尔听到茶匙在茶杯中搅动的声音。林哈德夫人拿着茶匙在神经质地搅啊搅，搞得我有点不自在。

我突然感到非常奇怪，我发现客厅里有一样东西摆放得不符合常规。这是出于偶然呢，还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？



让马克感到奇怪的事情发生在客厅的哪一个区域？

**A** 在 A 区。

**B** 在 B 区。

**C** 在 C 区。